

第三回 蔡斌彥厭貧退親

詩曰：

時事猶如風與波，炎涼忽見世情多。
仙郎無計尋烏鵲，織女復思渡碧河。
黃葉寒林蟬噪語，青松綠竹鳥吟哦。
夫妻本是同心結，父母嫌貧無奈何。

卻說康夢鶴，既葬了父，家業罄空，窮困徹骨，無以糊口。居則忽忽若有所忘，出則昏昏不識所之，起坐明月之中，吟詩二首。

其一：

薄宵睡不得，起坐獨悲吟。
明月照吾門，清風吹我襟。
途窮身自健，命蹇事多臨。
靜誦「白雲」句，古人可慰心。

其二：

寂寂銀釭懸，淚垂飛杜鵑。
出門盡荆棘，舉目有深淵。
昔慮風連雨，今憂雨接煙。
太行山絕望，空守齋鹽煎。

至明早，陳氏呼夢鶴來前，因勸他道：「吾兒須覓一個生活計，不可困守詩書，坐以待斃。」夢鶴道：「兒非不想這事，但思要去舌耕，則無人荐引。要去肩挑，則身體懦弱。要承爹之業，則不諳藥性。若要著自己之藝，則突然而出，未免怕羞。猶豫數日，不知怎生的好，望母親指示。」陳氏道：「吾兒多材多藝之人也，既不願出頭面以求蠅頭微利，何不效班超、蕭何，筆吏傭書，後為宰相、封侯者乎？」夢鶴沉思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兒雖不材，不過命運未亨而已，亦猶『明月暫被黑雲遮，黃河尚有澄清時』。今既不得上登雲路，已可愧矣，而乃故意入幽谷，毋乃貽譏士君子之林乎？」陳氏道：「吾兒雖賢，未及文宣萬萬。文宣又嘗為委吏乘田，不避羞辱，即子輿氏所謂『抱關擊柝，其職亦稱』。大凡君子有經有權，今正吾兒行經權之時也。羞胡為哉？」夢鶴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也罷。兒思府縣衙門政事紛繁，易擾心神。兒父臨終之時，叮嚀兒不可荒廢詩書，諷諷在耳，倘入此途，便廢本業。不如投在巡檢司，衙中清淨，庶不失棘闈素志。敢問母親尊意何如？」陳氏道：「兒自思穩時便好。不過要求錐刀之末而已，豈要吾兒終身就此為活哉！」那知衙署淡薄，雖入去傭書，而所衣者百結之衣，所穿者東郭之履，往往見棄于群小。不幸又遇此巡司，為人暗昧貪酷。一日，上司差督民夫，往築城池，一民夫，私放銀五錢。那一日，點少了三民夫。你道這三名民夫，原來差役收折作銀，稱要交康相公過付。誰知此差人復往別鄉，銀尚未交巡司。巡司輒差內丁去問鄉民。鄉裏的人都說：「康相公遣人來折去了。」那巡司竟不待分辯，默然具一稟貼報縣。縣主大怒，朱批即拿康夢鶴回話。至晚坐堂，衙役拿到，立在階下。縣主道：「你為何不跪？」康夢鶴道：「童生無罪，何跪之有？」縣主怒道：「敢說你無罪？朝廷民夫，你好大膽，擅自私放，是何道理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情實虛誣，有誰見證？」縣主道：「你本官現證，豈有你本官自賣，而誣賴你乎？」擲下四枝簽發打夢鶴。夢鶴堅執不屈，說道：「飽學書生打不得。小童生不過暫屈傭書而已，非比衙役之輩，且實無弄權真情，決打不得。」縣主愈怒，喝差役將竹板亂打，打得一身黑爛，走亦走不動，著差役趕出回家免究。嗟嗟夢鶴，真個可憐，以平日激昂慷慨，英雄自命。至此，因家貧之故，而受這苦楚羞辱，如之奈何！時師友憐惜之，各有詩慰問。其詩甚多，不錄。惟記得吳先生一首。詩云：

停杯不飲意殷殷，思象有牙身致焚。
欲效執鞭希求富，何如閉戶勤論文？
雖云窮困正相迫，孰識智愚自此分。
湛負性心應增益，古來俊杰多如君。

又有一友鄭邦樞，乃錦園之子，心雖僥險，文理稍通，與康夢鶴世交，亦慰一首。詩云：

問君何事戚眉貧，且向花前看暮春。
歲月易遷人易老，乾坤當闢志當伸。
嶢嶢難缺必須缺，皎皎無塵終有塵。
吾輩未亨多偃蹇，可憐和寡辱金身。

又有一友，姓洪名初中，其為人好險驕傲，腹無點墨，好交高明賢士，久慕虛名，並不自知其分量，亦勉強作一首來慰，詩云：

禍不單行運未來，福無雙至且有災。
勸君休得多愁慮，有山不怕無燒柴。

卻說夢鶴被打之後，母子相抱而哭。虧了他母親，與鄰裏關徑傭傭，食一餐，餓一餐，養了數月，稍能行動，即到師友書館中謝詩。見了洪初中，說：「多謝兄盛心，做詩相慰。愧弟襪線短材，有辱一二知己。休笑休笑。」初中有誇己能之意，說道：「總是命運未亨，誰敢笑兄。昨日之詩，弟甚愛惜兄，未知兄曉得否？」夢鶴道：「弟亦知是愛惜，但其中有藹然深沉處，弟未曾覺悟，願兄勿吝雲泥開塞。」初中道：「弟這詩不祇矜憐兄，且願兄後日發達。」夢鶴道：「多謝多謝。敢問兄做詩，學業是誰？」初中道：「詩不過字要多寡相對，詞要長短相參，便盡了詩之能事，何必學業？弟皆『聰明句』也。」夢鶴道：「兄差了。俗云：三年讀成學子，十年學不成詩翁。詩非錦心繡口，曠達不羈之才，不能道隻字。詩正未可容易輕之也。」初中性具有藐他之意，遂拂然道：「論兄之才，是欲壓倒元、白乎？」夢鶴道：「弟不願自比楊汝士，兄亦安可自稱元、白乎？但朋友之義，有善相與，有疑相問，有取則

後日推敲為佳。」夢鶴知其無受益之心，禮意稍疏，遂拱了一拱，告別出門。初中亦不眷戀他。初中竊自說道：「有病不能醫，沿街賣嗽藥。他自己把一書算尚做不成，還敢誇他才學，明明是奚落我了。」遂抱恨在心不題。正是：

奸人匿怨外相親，弄起禍胎有一因。

玉石相須各從類，才高難合庸流身。

他日，康夢鶴抑鬱在家，悶悶不樂，含羞忍恥，出遊街市。忽見一簇旌旗傘蓋，坐著一位官人，前呼後擁，乘馬而來。夢鶴冷眼一觀，乃岳丈蔡斌彥也，遂要躲閃。藏拙間，已被他屬目看見了。蔡斌彥心中自思，要問他又不便，乃揚鞭過身去。但眼中觀其衣衫襤褸，狀如喪家之犬，心內十分不快。原來蔡斌彥因吊征山賊有功，除授湖廣指揮，現今又超升廣東都司，纔給文憑，告假歸家。卻說這斌彥，一武夫之流，那裏曉得甚麼才子，不過趨炎避冷而已。見康夢鶴這等窮酸落薄，歸來對他妻許氏說道：「你知康家貧辱之事乎？」許氏道：「自夫君別後，俺母子祇是閉戶勤針指，窗前觀古書，並不管一毫閑事。但前日聞得行路人嘆道：『康其祥有這般豐采偉略，無故充為書役，于今被打，深可痛傷。』未知其祥是何人。」蔡斌彥道：「其祥即是夢鶴的字。我昨日去拜客，在街上遇著他，看他形體枯槁，衣冠破爛，不知羞恥，還敢在街市中搖擺！這樣人，終非發達之器。我今想了一計，喚家僮去請他來，把聘禮假做送他為家資，還他去別娶。你母子好同我一齊到任。我可在那任中，選一個膏粱子弟，匹配吾兒，亦不負吾兒一生受用，豈不是好？」許氏力勸道：「他亦是富貴兒子，今雖落薄，安知後日不富貴乎？當日成亦是君，今日要改也是君。姻緣大事，那裏這等兒戲！」蔡斌彥道：「你不曉貧窮之艱苦，一日難度過一日。今我把銀子與他生涯，庶免飢餓他，吾兒亦可得了一個佳婿，豈不是兩便？」平娘侍在母親身傍，聞他爹這等言語，粉頭低垂，蛾眉顰蹙，既而兩頰通紅，正色說道：「兒聞『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』既受了聘，千金不移，豈容變更？」蔡斌彥道：「婦有『三從』，在家從父。你父主意是要你好處。吾兒苦甚麼？」平娘道：「共姜其生死且不改。縱連理之枝可破，而比目之魚難分。之死矢靡，鐵石之矢，祇何不諒兒乎？」蔡斌彥低首無言，心內思想，忽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悶殺我，悶殺我。罷了罷了，我自自有道理，不過多些金帛醉他。」正是：

冷暖頓殊深可憫，天時人事兩悠悠。

花枝失卻東皇主，雨雨風風那得休。

且說平娘，自幼從母教養，到十四五歲時，真果秀氣所鍾，天地陰陽不爽，有百分姿色，自有百分聰明，便知書能文，竟已成一女流學士。是以蔡斌彥愛寵他，不忍墜落貧賤之家，使之憔悴勞苦，誤了一世風光。至明日，斌彥默遣家僮往康家去請夢鶴。夢鶴對母親說道：「蔡岳丈除升廣東都司，領文憑歸家，兒為半子，愧無樽酒洗塵，及蒙辱愛先施，如之奈何？」其母陳氏道：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俺家淡薄，你岳父必聞知。他念及表親，重之以婚媾，況你父在日，與他把臂談心，如膠如漆。今來請你，必是不怪你。我這頭上一枝簪，你可持去買幾件禮物，付他家僮帶去送他，聊表一片憫恤之敬。」夢鶴領命，遂借了衣冠，同他家僮往見斌彥。那知斌彥備了白金五十兩，綾緞款端。及家僮報說：「康相公到了。」斌彥出門親迎，入堂坐定，茶罷，說道：「多煩臺下賁臨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岳父說那裏話，愚婿不孝罪深。緣父棄世，家事蕭條，禮意疏闊，徒郁結心血耳。幸得岳父高升，方恨拜賀無具，非不欲通殷勤，但尋思了無進取。今岳父念及先父前交之情，遣使寵召，則大幸焉，何出此言？謹備些菲儀，聊表鄙忱，萬望叱存，幸幸。」蔡斌彥道：「何須多費。請問賢侄如今作何生涯？」康夢鶴道：「此人必有異志。怎麼叫我『賢侄』？且莫管，看他是何舉動。」乃應道：「兒不過一介書生，日以筆墨為鉤距，以詩書為田疇，情耕耘，無時休暇，兒之生涯，如斯而已。若別有生涯，必多本錢，兒所不諳。」蔡斌彥道：「吾亦知賢侄無本錢，是以備白金五十兩，要付賢侄去生理。倘大發財時，要擇佳配，豈無貴宅豪門之女兒？你表妹平娘要隨我上任去，未知何年何月得回，恐誤賢侄青春。未卜尊意如何？」康夢鶴聽得這話，心胸涌然，正容危坐，說道：「岳父，你曉得『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』。你勿輕視兒處今日窮苦，有辱葦倚荷玉乎？」斌彥道：「不然。吾聞君子當知變通，今賢侄這等貧窮，權將這銀去做本錢，倘後日發達，再擇佳配，詎不善甚？何必執一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岳父非此之意也。豈不聞自古英賢多磨挫，大困之後必有大亨。我學成滿腹文章，胸羅象數，氣吐雲霞，思入雲中，今雖因抑，譬鵠未羽，不日定奪錦標，勞力一擊，萬里之遙，豈藩籬之鷄所能料乎？」蔡斌彥道：「不必誇口，做過纔是。如我當日，數百盟兄弟，祇得我一名僮僕，官正未易做也。」夢鶴道：「岳父這等說，是欺兒日後不能成名乎？就將今日來論，你雖區區做了一個武夫，豈遂能勝我堂堂一書生乎。即我之家風，有不若你乎？抑我之品詣，有不若你乎？」斌彥艷然變色，默默不語。夢鶴道：「罷了，你要退親，憑你退親。我何慕金帛之有，卻不道『書中有女顏如玉』乎。」遂忙忙抽身出門去了。斌彥怒其狂妄，對家人道：「這個人。終日誇言大語，胡思亂想。不久恐到瘋顛，不要管他，等他瘋顛了，再來處置未遲。」嗟嗟，富貴則親戚畏懼，貧窮則婚姻不許。正是：

反躬自問信真賢，不必求人然不然。

富貴吐言顛亦正，貧窮出話正猶顛。

許氏與平娘在後堂，聽得夢鶴這話，對平娘說道：「這人雄才偉略，言談皆琳琅，唾笑成先王，不墜青雲之志，愈令人可愛可敬，決不可輕忽他。我自然一一區處，即喚一個丫鬟，去等他出門，請他到這花園私軒中。『我可說些言語安慰他，並可與之設下一策來娶。倘跟你父親去廣東，大為不便。』」乃吩咐丫鬟去候他。那知丫鬟候他已久，坐在此石上打睡。夢鶴怒氣洶洶，向路直走，足如蓬轉，挨在丫鬟身邊過。那丫鬟醒時，夢鶴離身已遠，任丫鬟叫夢鶴，絕不回頭。丫鬟回報說他不肯來。平娘柳眉低蹙，杏臉生愁，忽長嘆一聲不題。那許氏亦嘗力勸斌彥，說：「這婚姻乃憑天后娘娘為媒，簽詩為記，未出母胎時，已先注定了。況且當日與表舅相交，如『雷陳』，如『管鮑』云，你我之私，到於今變了卦，倘我君百歲後，何面目見舅親乎？」斌彥沉吟半晌，喟然嘆道：「叫他有銀子，火速來娶去就罷。不然，若隨我到任裏去，那時關山阻遠，悔之無及。」許氏即退與平娘商量，如此如此，喚丫鬟去請夢鶴。未知夢鶴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